

1

晚上,如果天太冷不能躺,我们就站着。我们紧贴在一起站着,背靠着背靠着身侧靠着肚子。夜里,我们慢慢地轮转,每个人都可以到中间去待一会儿,每个人都得不断地换到边上。太阳升起时,我们从彼此的头顶,或是从彼此的脸侧望出去,我们用眼角的余光,清楚地看见别人也看着别的地方,各看各的,看着远在天边的空空荡荡或者应有尽有,随便看向哪儿,只要不看彼此的眼睛,因为那会让人感到痛苦,更痛苦,跟看见太阳不一样。太阳升起时,多半被云遮蔽着,我们继续从彼此的脸侧望出去,因为寒冷减弱、光线增强而欣喜,我们紧贴在一起站着,几乎就像从前,在地铁里,在下班的晚高峰时。

2

今天我们碰到一个女人。她躺在枝条下面,应该不是为了取暖,那枝条潮湿腐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她。我们是偶然发现她的,我们中的一个在灌木丛那儿撒尿,她就躺

在旁边,那丛灌木稀稀落落,外形古怪,只有下面的三分之一有枝条和叶子,还有头发和手。刚撒完尿的那个敞着裤子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她。我们凑过来,因为我们从后面看到他看到了什么。等我们呈扇形围在他背后,他跪下去摸了摸她的头发,她没有喊,没有抽泣,没有抽搐,她甚至连眼睛都没有闭一下。她静静地看着前方,却又并没有看自己的眼前是什么,她全神贯注看着的是一个我们够不到的地方。她的衣服,或者说她残留的衣服破破烂烂,到处都是洞,让开了通向她身体上那些洞的通道。她的呼吸急促起来。我们看见她白皙小巧的双手,放在我们当中第一个人的肩上,他在她的上面。我们看见手指,先是奇怪地张开,过了一会儿又深深抠进她上面那个男人遮体的布里。我们看见她歪向一侧的头,她的眼睛现在还是闭上了,然后,我们听到了她的声音,就一个声音,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所有这些都让我们不由想到了那句话:你也想要的。

轮到我的时候,她连胳膊都不抬了,我全靠在心里想着她的手才能完事。心里想着她抠在我前面那三个人肩膀上的手,我加快了动作,闭上眼睛。我想着她抠进破烂衣服里的手指,手指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它们就想紧紧地抓住,抓住那些衣服,然后我就完事儿了。

接下来是德吕加斯基,但他很不满意地中途停了下来。她现在连动也不动了。我们继续上路之前,福斯特又朝她弯下腰去,温柔地问她要不要一起走。她没有反应。他不知所措地站在落叶堆里的那个一动不动的身体旁边,然后在自己的上衣兜里翻了一会儿,找出一块面包,掰下一角,放在她的

肚子上。他的手从那块面包上回到裤兜里的时候，冲她头的方向抖动了一下，也许是想再摸摸她的脸颊，或者头发。

3

第二天，天更暗了，下起雨来。雨悄无声息地越下越密，仿佛并不是雨滴落在我们身上、黑色的沥青上、脚下嘎吱作响的碎石子上，而是细细的、不间断的线，就像从成千上万没有关紧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一样。像这种雨，等人回过味儿来的时候全身就已经湿透了：突然停下来，往自己身上看看，然后又看看天，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我们离开马路。我们穿过休耕地，爬过一些连绵舒缓的山丘，还有田野和一些看不出用途的空地。我们前面出现一座巨大的平顶建筑。我们朝那儿走过去。用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长，那距离比我们想象的远，建筑也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很多。外墙高超过十米，上面隔一段就能看到锈迹斑斑的推拉铁门和嵌在墙里的碎玻璃片。这儿有烟囱，以前可能是个工厂。我们沿着这个没有任何装饰、四棱四角的正方形寻找进去的路。这时雨更大了，雨点拍打在厂房屋顶上的声音听着像敲锣一样，很清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连贯，后来，整个厂房齐声咏唱出一个高亢的调。

我们找到一个门框，上面没有门。我们走进去，一个接一个，奇怪，房顶上的雨声在房子里面几乎听不见。我们走进一个空荡荡的大厅，到处都是碎玻璃，落寞的小火炉，陈年油渍的味儿，某些东西留下的痕迹已经深深渗进水泥中，还有装配

用的地槽,这些都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制造过汽车或者农用机械。除了那些污渍,除了地板、侧面的墙、被雨敲打着的房顶,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离开车间,继续穿行在稠密的雨幕中,回到树林里。

4

伴着最后一丝日光,我们来到一个村庄,这里也是一样的景象:所有的窗户都堵着,所有的门都锁着,我们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村民们可能在什么地方。我们从一扇被敲碎的玻璃门钻进一家超市,在空的或者半空的货架中间游荡。地上到处散落着撕开的包装盒,打碎的玻璃瓶,坑坑洼洼的铝盒,踩瘪了的纸箱,飘荡在这一切之上的是配套的恶臭,超市曾经拥有过的所有那些东西的气味:袋装方便汤,薯片,巧克力,猫粮,管道净,速冻意式千层面,止汗剂,啤酒,正在腐烂的肉。我们找到了一货板瓶装水,还有几根封在塑料袋里的蒜香法棍。带着这些食品,我们躲进了这栋惨遭蹂躏过的建筑中最温暖、最安全的房间里:已经解冻了的冷库。我们吃,我们喝,我们沉默。这是那种好的沉默,意思是瞧瞧,还是可以的,我们会有办法的,不管怎样我们都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我们很享受那些冰冷的蒜香法棍,硬邦邦的黄油味道真不错。我们使劲嚼,这样才能品到其中强烈的滋味,经历了过去几天的折腾,这些油脂简直就像上天的恩赐。在确定不会有人把我们反锁在冷库里后,我们把好多层纸箱叠在一起,中间塞上揉成团的塑料薄膜,搭成一张铺。我们一个挨一个躺下,然后又弄了更多的纸箱盖在身上,头枕在揉成团的塑料膜上,装着矿泉水的瓶子放在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呼

吸声听上去不只是疲惫。它听上去还很平静。

5

几周之前,我们坐在汽车里。高速公路上没有车,车外,灰绿色的阿尔卑斯山前地带覆盖在一层薄薄的白霜之下,行车道的边上过去几周留下的碎石子和脏东西,它们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时代,广播里正在放一首歌,据说这首歌没有人知道,之前也从没有人听过,但现在我们已经在吼着副歌部分:

穿越黑夜,气喘吁吁,直到新的一天苏醒

我们飞上伊尔申贝格,没错我们开的是车,但上伊尔申贝格就得飞一般的速度,我们下山的时候从来不飞,去程与回程有天壤之别。我们速度很快,斜坡上的高转速转出了勇气和果决的声音,我们右边是痛哭流涕的大卡车,它们在爬,向高处挣扎,真可怜,这些跟司机融为一体的动物,这一群温顺的动物,在一周的工作日里每天被赶上山又赶下山,自从我们坐进车里,它们在我们眼里就显得那么遥远,任人摆布又没有威胁,就像死亡。

我们是五个人。德吕加斯基、格鲁伯、福斯特、高尔达还有我,我们带了鸡蛋,还有牛奶、啤酒、肉馅、面条、巧克力酱,面包我们打算在山下村里的面包房买,所以就没带。我们把城市抛在身后,我们一起长大的城郊,那些高速公路立交,那些卖地毯、家具、家居建材的商店,那些工业区,工业区里的公司有安全闸门和保安,它们都有一个复杂的英文名字,都在搞计算机的什么东西。前面坐两个,后面坐三个,我们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后排的三个想十指相扣都没问题,但那样就搞成同

性恋了,并且,虽然我们能够感到共同向前移动带来的兴奋,但同时也能感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距离,像以前那样纵情是不可能了,只是每年都花更多钱而已。说起来,我们也慢慢过了干某些事的年龄,如今要想从一个像模像样的宿醉中恢复过来,怎么也得差不多三天。

在伊尔申贝格山顶,一个黄色的 M 出现在视野中,我们中的一个大喊“麦旋风”,另一个大笑起来,开车的人只是疲惫地笑了笑,继续向前,从这家美国快餐店门口飞驰而过。如果学过纸牌游戏“羊头”的话,那我们还没到学会玩的年龄就已经把这家的菜单倒背如流了。接着,我们驶下陡峭的山坡,因塔尔山谷在前挡风外面铺展开来,深绿色的山谷,空旷而沉默,只有雾气中若隐若现的阿尔卑斯山的山坡,被六条闪烁着红光和白光的人类文明笔直地切割开来。雨刷器吱吱嘎嘎地响着。

6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村子,跟着快速路沿着山谷走。这条路带我们绕过下一座山,穿过下一个山谷,从下一座山旁经过。我们跟着路走。我们看见写着地名的牌子,那些地方估计已经没人了。我们从那儿走过之后,就已经把它们忘记了。我们看见电线杆,杆子之间已经没有了电线,冷冷清清的加油站、超市、度假屋、空房间,不时会有烧毁了的汽车。

我们来到一个湖边。看不见对岸,岸的这边全是烧焦的帆船,破碎的家具和瓶子,空包装盒还有衣服。已经鼓胀的尸

体。我们以为扔进水里的东西都会消失不见，但却只看见柔软的波浪融进低垂的乌云中。看了一会儿，我们没了兴趣，于是朝湖岸边的村落转过身去，也许是为了雾散时会出现在眼前的美景。我们朝着疗养地的林荫大道走去，穿过砾石路，从垃圾旁跑过，来到街上，走上一家酒店门前的台阶。我们横穿过一个露台，露台上是东倒西歪的遮阳伞、桌子和椅子。我们穿过朝两边大敞开的玻璃门，走进已经被扫荡一空的餐厅。在脏兮兮的厨房里一堆小山似的碗盘下面，我们找到了满满一瓶炼乳。油腻的液体在我们的喉咙里留下一层薄膜，滋味如何无所谓，我们假想着它能饱腹。

村子后面有一片平顶建筑，看牌子，那里曾经号称是工业区，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冷冷清清的保龄球馆。我们走下台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走下去了。些许灰蒙蒙的光透过采光井落在球道上，没有电，球瓶不见了，挂在上面，可能，我们看不见那些球瓶。犹豫了几分钟后，我们的目光落在带着三个洞的大球上，它们躺在球道旁，灰头土脸，兴趣索然，但一切又仿佛都很正常。于是我们拎起球，把它们一个接一个顺着空荡荡的球道重重砸进黑暗中。我们听见它们滚动，然后伴着一声闷响撞在什么东西上，在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目标物之后的某个我们够不着的、垫着软垫的地方。

7

没走多久，笼罩着灰色光线、穿行在光秃秃的树干之间的柏油路上就全是裂纹了。路面被树根顶起，又被沉重的林业机械压平。再走几分钟，路面就已经支离破碎，成了碎石路，

碎石越来越少,马路变成了土路,土路又变成小路,小路变成地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马路在慢慢消失,还有所有的一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看作一种解脱,除了几根树干,再看不到对行走方向的任何限制,那些树干潮湿黧黑,依照某种节奏从雾中冒出,然后又消失在我们身后。我们躲开那些树干。这不难,也很必要,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了,也不需要商量朝什么方向走。几个小时后,我们的右前方出现了一个本不属于这里的東西,它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竖着插在地上,或是横躺在地上,或是斜倚在这个被称作森林的世界里的其他垂直的、黑乎乎的木头上。它扭曲成一团,就像被人随手丢在那儿的,它跟前的树干碎得很奇怪,按说那些碎裂后露出的茬口不会跟潮湿柔软的树皮一样是黑色的,茬口的尖也不会是钝的。那东西圆形的躯体已经挤瘪了,拖着一条细长的尾巴,尾巴尖上有个翅膀或者旗帜样的东西,这东西是黄色的,比我们这几个星期以来见过的任何东西都黄。我们看见变形的螺旋桨翼,扭曲着耷拉在侧面,像断了的胳膊和腿。我们看见已经干了的血渍,飞行员的身体半挂在驾驶舱外面。我们看见四分五裂的驾驶舱玻璃,尾翼上一个蓝色的正方形上有一圈星。然后,我们又看到了那四个大大的黑色字母,后面,在机身的侧面。我们难以想象这些人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盘旋在空中,监视着巴伐利亚和蒂罗尔地区高速公路的路况。

我们先在机身残骸里寻找能用得上的东西,然后在死人身上找,我们找到一个绷带盒,一个工具箱,还有一个国际无线电呼号手册,但呼叫设备是固定的,而且已经坏了,我们中也没有人内行到能把它拆下来修好,于是我们把手册留下,走

了。一个小时后就没有人愿意再拎着那个沉重的工具箱，于是我们把它留在森林里，两个小时后将绷带盒也留下了，我们跌跌撞撞地继续穿行在自己热气腾腾的呼吸中，穿行在小雨里，想着那两个死人身上穿的飞行员棉服，他们的靴子、背心，想着所有的一切都湿漉漉的，因为血和雨，我们从失事地点带出来的东西现在只剩从工具箱里拿出的一个榔头，这个榔头现在我拿着。

8

几个星期前我还在空中。我总共第八百九十六次做着规定得非常清楚的、一共包括五十八个步骤的工作程序里的第五十七步，其中的五百次是在接受培训的时候完成的，这五百次里的四百五十次在模拟器上，五十次实际操作，所谓的实际操作，是在亚利桑那州沙漠里的某个地方，我跟德国一家大航空公司的两个教官一起驾驶一架空载的波音 737，一口气练习了五天的起飞，每天十次，绕个圈，降落，再起飞，绕个圈，降落，再起飞，如此往复。

我飞的是毛里求斯直飞法兰克福的航线，所以有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可以用来提醒自己，从我明白职业是什么东西开始，这就一直是我想要的职业。我是飞行员。飞机满员。机上共两百二十九人。关于他们我只知道两件事：他们跟我一起从毛里求斯起飞，他们想跟我一起在法兰克福降落。我一反往常的做法，设想了一下从敞开的驾驶舱门向后望去的景象，在起飞之前，头等舱的帘子还没有拉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些脑袋，那些头在座位套头的白色罩布上遮住了不同大

小的区域。我看见头发。各种颜色的头发:金色、黑色、白色、灰白、红色或者绿色或者蓝色,飞机谁都能坐,只要有机票,并能出示护照。我看见耳朵,大的、小的,有毛的,圆的,皱皱巴巴的,奇形怪状的,招风的和非常普通的。我看见眼睛,有棕色的、绿色的、黑色的、蓝色的,而且一定不会都朝前面我这个方向看,而是看着窗外,看着放在面前的报纸,或者呆呆地盯着遵照起飞规定收起的小桌板。我看不见他们的衣服,但我知道他们穿着衣服,人能想象出的各种颜色和式样,各种价位,各种风格和材质:牛仔,西装,运动短裤,紧身背心,粘纤内裤,棉质短袜,长筒丝袜,皮鞋,胶底运动鞋,勃肯牌凉鞋。我喝了一口咖啡,试着想象了一下两百二十九颗心脏。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

看了一眼仪表盘后,我完成了工作程序里的第五十八个步骤:飞行员开启自动驾驶系统,我们已经到达了飞行高度。

9

我们站在一个人工鱼塘前,水看上去绿中带蓝,很不自然。岸边茂密的芦苇丛中能看到农用器械被人推进鱼塘后留下的印迹。一台拖拉机,一台联合收割机,一辆牲口运输车,上面装着牛或者猪或者羊,透过粗粗的栏杆能看到水面下腿和头的样子,或者至少是一些躯体,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但我觉得是:牲口,毕竟这是一辆牲口运输车。一声“啪”钻进寂静中,非常轻,但很明确,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掉进水里的东西,然后我听见德吕加斯基的声音,你疯了吗,他喊道,但格鲁伯只是耸了耸肩。

我们其他几个人都把手伸进裤兜里。那个熟悉的,装了或者没装谷歌浏览器的塑料壳子安安稳稳地躺在手里,那种知道它在的感觉,那上百个号码、姓名、地址和日程、个性化的响铃、照片、视频。装在我们兜里的是一种生活模式,即便我们再也不能回到那个生活中去,能够有个摸得着而且能掏出来看看的念想也能让人感到心安。屏幕是黑的。格鲁伯看上去很严肃,他面无表情地从兜里把充电器也掏出来,低头看看,插头垂在下面。他伸出另一只手来帮忙,他的两只眼睛中间出现了一条小小的、垂直的皱纹,他不是生气,是全神贯注。随后,他的手猛地朝前一挥,充电器划出一道弧线,我觉得它就像一架正在坠落的直升机,裹着橡胶皮的线绕着充电器的插头和变压器划着大圈,一起落在不过几秒钟前手机沉下去的地方。格鲁伯看上去心满意足,他微微弓着腰,双手插在上衣兜里,下巴朝前伸着,耷拉着肩膀。就像一个希望能再长高一点,但又不是要马上就长高的人。水面上,安装了语音识别软件和聊天软件之类东西的三星智能手机消失的地方均匀地泛起一圈圈的同圆心。

10

我们走在落叶上。我们走在小石头上。我们走在光秃秃的沥青路面上,碎玻璃上,橡胶碎片上,走在铁皮、皮革、布和塑料上。我们走在油上,走在水上。在斜阳中,沥青上的水看着就像沥青一样。我们是五个不一样的躯体,有不一样的腿、胳膊、大脑,但又因为共同行进在这条马路、这片草地、这片森林盘根错节的地面上而彼此间有了联系。这是一种稳定的物

理关系,我们就像同一个原子中的电子一样,因为自转和引力被牢牢地黏合在一起,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进。

通常都是高尔达走在前面。没错,那个以前在跟别人意见一致时总爱说没错的高尔达,长着大鼻头,已经不再留着寸头的高尔达。他挪动着高大笨重的身躯走在空荡荡的 A12 高速公路上时,就像他以前从排在 P1 前面的长龙旁开过时一样,很自然地走在左边的车道上。只有当指示牌上偶尔出现熟悉的地名时,比如沃尔格、圣约翰、约赫贝格,他才仿佛会猛地一抖,不过他的步频不会有任何改变,就像之前一样继续走着,但这样的熟人,我们就是从背后也能读出他的感觉,一个小小的动作,朝天空看一眼,叹一口气,随便一个很不显眼又普通的动作,我们就能明白:他也不知道我们走的路是不是对,当然不知道。

库夫施泰因,高尔达说。

护栏外面冷杉树之间的距离大得奇怪。这种树一般都会长成密密的一堵绿色的墙。我们继续走。行车线之间的距离真宽。柏油路面真粗糙。

11

茅顶屋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地方偏,房子旧,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农庄,后来加了浴室,但房间还是以前的样子,取暖也还用木柴。雪沉沉地压在倾斜的屋顶和阳面的露台上。长长的露台插进斜坡和对面那座山峰之间。我们拐过最后一个

大弯,气喘吁吁地朝房子走去。我们是走路来的,或者用山里的说法,我们是爬上来的,虽然路并不陡。我们走的是一条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的盘山路,穿过森林,走过草场,车在这个地方只有夏天能开。我们想着自己可能会喝很多酒,大喝一场,绝对的,男人在一起就是这样,所以提前运动一下也没什么坏处。我们在房子旁边一个四面漏风的棚子里找到了钥匙,棚子里塞满了工具、柴火、旧滑雪板和冰刃已经生了锈的冰鞋。柴火擦得一直挨到了房顶,紧挨着墙,已经砍好,干燥、陈旧,就等着灰飞烟灭。我们跺掉靴子和裤子上的雪,走进房子里,一边哎哟着一边把装着食物的盒子卸在走廊里,装着啤酒的双肩包放在离储藏室的热水器比较近的地方,省得啤酒结成冰。我们静静地站着,裹着厚厚的外套、围巾还有帽子,围着陈旧的炉子站成一个半圆形,等待着。我们不冷。因为爬了山,所以一开始我们没有发觉屋子里有多冷,格鲁伯马上开始生火,房间里慢慢热起来,但是我们汗津津的身体冷得很快。真他妈冷,有个人说。格鲁伯朝炉子里吹着气,并往那片正方形的光里又添了一根柴。等火终于着起来,他合上炉门,走进储藏室,接通电源。有了灯光,房间马上显得暖和了些。靴子、上衣、帽子和围巾都留在走廊上,我们四下里散开,套着厚袜子的脚奔上滑溜溜的木头楼梯,背着大双肩包的男人们磕磕绊绊,抓牢把手,互相推搡,骂骂咧咧,大呼小叫,分好了床铺,他和他不要跟他和他一起等等。之后,我们坐在笨重的橡木桌旁,面前放着啤酒,一言不发。窗外除了一片好脾气的、乏味的浅灰色,什么也没有。要是大雪纷飞没准不错,我心想,许许多多对大自然如何仇视生命的细小回忆连成一堵墙一般,让人想到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人与人之间能够多么亲近。

12

涡状星云。穹顶看上去简直完美无缺，并不像涡状星云，更像一架 UFO。但是这个大家伙，这个圆形的屋顶，旁边那些低矮的附属建筑，停车场和停车场边的小吃摊，这一堆东西以前曾经叫“涡状星云”，这一点显而易见：巨大字母的残躯从房顶上伸向四周，远远的就能看见。字母已经烧焦了，但从印刷的角度看依然完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上那里去，因为很显然，那里面就算有东西，也只会是些让人看了不舒服的东西。但不管这个俱乐部多土、多大，位置多么偏僻，它依然保留着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而且我们也知道那吸引力不是来自烈酒、功能饮料、啤酒、香烟、汗水和香水这些味道组成的奇特混合物，因为这里只有一股焦糊味。奇怪的是，那味道尽管跟平常的焦糊味不一样，但一闻就知道有东西烧焦了。我们从来没有闻过类似的味道，但马上就知道这里着过火。四边的墙完好无损，这种大型的迪厅自然是不会有窗户的，所以我们也没法从外面看到里面的情况。我们老实地排好队，一个跟着一个。当然，我们是犹豫了一下才出发的，旁边那些曾经用来挂隔离绳的黄铜桩子，后面的建筑围栏，沉重的大铁门上齐眼睛高度的小观察窗，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必须先等待，等到被人放进去，等到一个我们不认识并且也看不见的人决定说，你现在可以进入门槛另一边的那个世界了。红地毯黑乎乎的，门从外面闪着，两个门扇上的拉手里插着一把吧台椅，扭曲成怪异的形状，拉手摇摇欲坠，仿佛已经多次被什么沉重的东西，或者被很多沉重的东西撞过。我感到身后那几个人在推我，这一刻，能不能进得去就全看我了。门打

不开。我的眼睛扫过建筑物前那片荒凉的广场，广场空旷得不真实，明亮得不真实，安静得不真实。我想象着这个圆屋顶下曾经能够容纳的那两千余人，水晶般透明的昂贵扩音器里传出硬邦邦的、单调的打击乐，乡下年轻人克制的狂放舞蹈，跟隔壁城市之间的距离被完美的技术手段抵消了，他们的低音炮，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做爱。我想象着农家女儿美丽的躯体，她们每个人都将继承一座出产有机农产品的农庄，庄子旁加盖了给丈夫孩子住的地方。对她们来说，眼前的幸福就是摇头丸、宝马车，是坐在后座上不系安全带。我想象着她们的白脸在旋转着的、被绞碎的灯光下一颤一颤，还有她们被装饰品洞穿的嘴唇和眉毛，还有同样被洞穿的舌头、乳头和肚脐眼，在短暂的一瞬间，我觉得会看到什么让自己在下一秒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想都想不出来的东西。通过门上那个小小的透视窗，借着残破的穹顶上投射下来的微弱光线，我还是看到了：好几百个焦黑的躯体。

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咱们走吧。

13

晚上，我们挤着坐在一起，没有生火，我们没有纸了，而且今天也不是太冷，再说我们对生火也不是特别起劲。

还记得咱们在少年活动中心偷灭火器的事吗，格鲁伯问。

我们当时喝了掺橙汁的戈尔巴乔夫牌伏特加，在停车场，

然后嗓门就大了起来，嘻嘻哈哈，情绪亢奋，但是一看到铁塔般的守门人，还有身形更为巨大的当地的摩托党，我们马上收声敛气，又矮了回去。

我们装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一声不吭，一直到他们检查完我们，收了钱，盖了章。我们跟那些妆化得惊天地泣鬼神的乡下姑娘排成一队，站在围栏外面。那些姑娘穿着能够突显身材的衣服，头发高高盘起，眼睛上圈着浓重的眼线。守门人穿着棒球夹克，戴着耳麦，福尔斯蒂宁格镇的罗特胡博路在我们眼中简直就像洛杉矶的日落大道，“尤茨”相当于“蝮蛇夜店”，当年是。然后我们就进去了。我们冲向吧台，立马又点了一杯掺橙汁的伏特加，只有福斯特没要，他要喝可乐，他正在吃抗生素。之后我们就没钱了，于是就端着剩下的半杯酒进到舞池里，站在那儿，却不敢跳舞，我们前面是那些姑娘，后面是灭火器。福斯特把德吕加斯基碰得撞到灭火器上之后，我们才看到那玩意儿。德吕加斯基没摔疼，因为灭火器上搭着我们的外套。为了好玩，也为了向我们证明他不但强壮，而且点子很多，他把灭火器举了起来，上面依然搭着我们的外套。他用外套裹住灭火器，弯下腰，双手像抱小孩一样抱着那东西，然后大叫着我要吐了。他要吐了！小心！让开！姑娘们不跳了，就像摩西面前的红海一样朝左右分开，然后是守门的人，他们分开挡在我们面前那条排队的长龙，非常郑重并且严肃，非常专业地将我们疏散到空地上。一个要呕吐的人抱着一堆外套，身边还跟着四个人，已经出去很远了，我们还在继续喊着他要吐了，然后，我们跑向停车场，笑那些蠢猪一样的守门人，跑着，笑着，把灭火器砸向柏油马路，一遍又一遍，使出全身力气，从越来越高的地方砸下去，最后，格鲁伯爬到

一个放垃圾桶的小棚子上面,我们把那个沉甸甸的红色钢瓶递上去,他把瓶子举过头顶,就像摩西举起十诫,然后,那东西在地上摔碎了,声音出人意料的小,停车场光滑的地面上连一颗卵石都没有碎。我们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围着那个几乎没留下什么刮痕的灭火器,对自己勇气的赞叹和对泡沫的期待突然都减退了。

你们还记得吗?

是的。

14

第二天,我们在一个被炸过的加油站找纸。因为汽油燃烧造成的极端高温,一些碎纸片并没有烧着,而是在浓烟上方很高的地方飘荡飞舞,一直到火灭了,它们才又落下来。

那种冷冻切片还是挺不可思议的,德吕加斯基说,二十五微米,你知道一个老鼠的肿瘤能切出多少片吗?

我找到一张纸片,然后试着解开在我腰带上打了个结的塑料袋。用一只手根本解不开,于是我把纸片噙在嘴里,并朝德吕加斯基使个眼色。

真是荒唐,那些人躺在肿瘤医院里,等着我这样的人找到正确的混合比例。他们就那么躺着,等着,想着也不知道先结束的会是我的标本,还是他们的生命。

如果等不及了,那他们的医院就换一家实验室,我这